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康實録卷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甯汝㰚

建康實録卷八

唐 許嵩 撰

晉

康皇帝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吴王二年徙封琅琊王咸康五年領司徒八年夏六月庚寅顯宗不豫時庾冰以舅氏當朝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

屬疎遠將為他人所制乃謀說顯宗曰國有彊敵宜立長君顯宗信而從之遺詔以琅琊王為嗣甲午即皇帝位大赦諸屯戍文武及二千石官長皆不得輙離所局而來奔赴己亥封成帝子丕為琅琊王奕為東海王時帝在諒陰委政中書監庾冰等秋七月葬成帝于興平陵帝親奠于西階既發引徒行至閶闔門升素輿至陵所九月詔琅琊國及府吏進位各有差冬十二月壬子立皇后褚氏增文武位二等

建元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振恤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夏五月旱六月壬午東帛徵處士南陽翟湯會稽虞喜秋七月慕容皝大破石季龍石季龍將戴開率衆來降詔曰慕容皝摧殄羯寇斬獲八千餘人將是其天亡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籌量以安西將軍庾翼爲征討大都督遷鎮襄陽以輔國將軍琅琊內史桓温爲前鋒假節率衆入臨淮八月蜀李壽死子勢嗣偽位冬十月辛巳以驃騎將軍何充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諸軍

事揚州刺史録尚書輔政十一月己巳大赦天下高句麗遣使朝獻

二年秋八月罷絶倒懸橦之伎九月丙申立皇子聃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冬十月乙丑葬崇平陵在今縣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不起墳案帝年二十一即位立三年年二十三謚曰康皇帝初庚冰權政當朝制度年號再興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君侯忘郭生之言耶

冰瞿然旣而嘆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

案寺記帝時置兩寺褚皇后立延興寺在今縣東南二里運瀆西岸中書令何充立建福寺今廢也

孝宗穆皇帝

穆宗諱聃字彭子康帝長子建元二年九月丙申立為皇太子時年二歲己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褚氏為皇太后臨朝攝政冬十一月庚辰車騎將軍庾冰卒冰字季堅時兄亮以名德流訓冰與諸弟動必合禮為世所重亮嘗目冰為庾氏之寶起家累遷吳國內史與

王舒擊破蘇峻將張健峻平後以功封侯不受累遷中書監都督揚豫兖三州諸軍事時王導薨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而冰乃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夙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稱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寛惠而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爾及顯宗疾篤時有妄為尚書符勑宫門宰相不得前

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必是虛妄推問果詐衆心
乃定康帝即位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
翼將伐石季龍遂出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都軍
事領江州刺史鎮武昌帝即位獻后臨朝乃徵冰輔政
冰辭以疾篤尋卒于鎮冰天性清慎及卒無絹爲衾又
室無媵妾有七子後以罪並爲桓溫所誅初冰令郭璞
筮卦成曰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以長
子希鎮山陽第三子友爲東陽遂挈家于暨陽及後坐

族誅唯友獲全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于太極殿抱帝臨軒聽政大赦改元夏四月壬戌詔會稽王昱録尚書六條事是月石季龍將路永屯于壽陽秋七月方士戴洋卒　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言死時天使其為酒藏吏授符録給吏從幡麾將往蓬萊崑崙積石太室等諸山既而遣歸及長善風角好道術妙解占候吳末為臺吏時童謡歌曰猗童將山流渡江洋知吳必亡遂託病還鄉

里懷帝末堂邑令孫混欲迎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于賊中乎混便止歲末陳敏作逆使弟昶攻破堂邑都水馬武見洋有道術召將赴洛洋夢神人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揚州後五年當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時王敦出鎮荆州洋謂吳興陳瑾曰王敦南上竿路而住當還作賊及敦在武昌後南方有雲如牛北向洋語華譚曰此王敦舉兵之應也初祖約鎮譙請洋爲中典軍約府内地忽赤如丹洋曰地赤如丹血丸

丸當有下反上者約問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尋而牽騰等叛約約率衆將家屬奔于石勒勒果盡誅約後庾亮代陶侃鎮武昌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後近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内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嘆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移鎮石城或問洋當不洋曰不當洋言于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

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于巳酉還下秣陵其見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于亮曰毛豫州合令年受死問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後賊果陷邾城而去亮曰天何以利賊而病我也洋言令石季龍亦當受死且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如何洋曰荆州受兵江州受災公若去此二州即可亮竟不

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于白石祠中祈
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神
人也或問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
人咸以為妄果經正月一日而薨庾午使持節都督江
荆司梁雍益寧七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征西將軍都亭
侯庾翼卒　翼字稚恭司徒亮之少子風儀整峻當世
莫儔善草隸書子弟皆効之後王羲之書盛内外官重
翼甚不平在荆州寄書于家曰兒子輩憎家鷄好野雉

常見殷浩杜乂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用所任耳九月丙申皇太后詔曰今百姓勞弊其共思詳所以賑恤之是嵗鎮東將軍會稽内史孔愉卒

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爲亂逼爲叅軍不從逕東還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

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鄰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末中宗辟為參軍尋求去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曾行經餘不亭見籠龜于路者買而放之溪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愉悟乃佩焉建武拜中書郎出為司徒左長史肅宗即位累進位侍中太常卿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賊平遷左僕射後王導將以趙胤為護軍愉謂導曰中興已來

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之才豈宜以趙肖居之耶導不從尋省左右僕射以愉為尚書僕射愉年及懸車累乞骸骨詔不許拜護軍將軍會稽內史時句章縣有漢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堂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受病篤遺令斂以時服卒時年七十五子闓嗣位侍中

案晉書愉有三子中子注孝武時位侍中少子安國孝武時亦至侍中帝崩服縗絰涕泗因形體羸瘦見者以

爲真孝官至尚書右僕射愉弟羣字敬林嗜酒王導謂曰卿恒飲酒豈不見酒家覆巾乎日月久即糜爛羣荅曰公不見肉用糟淹更堅嘗與親故書曰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糵事位至侍中卒

二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己卯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録尚書事都鄉侯何充卒　充字次道廬江灊人吳光禄大夫禎之曾孫幼而好學風韻淹雅以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府掾時敦兄含爲廬江太守貪汙敦嘗于坐中稱曰家兄在郡佳政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于此敦默然由

是忤意左遷東海王文學敦敗累位中書侍郎少與王導善甞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君坐也顯宗即位拜黄門侍郎平蘇峻出為會稽内史在郡尋徵侍中辭不拜轉丹陽尹時王導庾亮並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揔録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内侍則社稷無虞矣詔加吏部尚書王導薨後與中書監庾冰參録尚書事進尚書令加領軍充以内外統任難處上疏固辭許之徙中書令時顯宗

寢疾庾冰兄弟以舅氏當朝謀立康帝為嗣充建議以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不宜改易冰等不從既而康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如臣議不覩昇平之日帝有慙色建元初庾冰出鎮江州以充為揚州刺史先是庾翼悉發江荊二州編户奴為兵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議不成俄而帝疾篤庾冰等意在簡文充議立皇太子奏可帝既立獻后臨朝詔加中書監録尚書事庾

冰卒後專輔幼主以桓温為征西將軍領荆州刺史每曰桓温褚裒為方伯殷浩居門下我無勞矣充為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至負乏乃獲譏于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户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准崇信釋氏謝

石識之云二何侒于佛二郗諂于道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温克也卒時年五十五二月癸丑以左光禄大夫蔡謨領司徒録尚書六條事與會稽王昱輔政夏五月西平公張駿薨子重華嗣立冬十月以桓温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温表羅含為别駕問于衆曰此何如人或荅曰可謂荆楚之杞梓温曰此江海之琳琅豈惟荆楚而已 含字君章桂陽人少孤叔母朱氏所養好學晝卧夢五色鳥

飛入口意怪之朱氏曰夢吞五色此文章也汝後當善文自長沙相致仕白雀棲堂十一月辛未安西將軍桓溫代蜀拜表輙行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

三年春三月乙卯桓溫克成都蜀主降益州平以周撫為益州刺史鎮彭模是月林邑范文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以尸祭天夏四月地震丁巳桓溫俘蜀主李勢歸于京師封勢歸義侯七月范文立范賁為帝冬十二

月以侍中劉惔為丹陽尹　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少清雅標奇桓溫嘗造之因問惔會稽王道子談論進耶惔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後溫乘雪欲獵過惔惔見其急裝問曰老賊欲持此何作溫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何得坐談惔與許詢至友及詢出郡惔九日七日詣之謂詢曰卿為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時惔為尹詢宿其室室甚麗詢曰若此保全處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　詢

字玄度高陽人父歸以琅琊太守隨中宗過江遷會稽內史因家于山陰詢幼冲靈好泉石清風朗月舉酒詠懷中宗聞而徵爲議郎辭不受職遂託跡居永興肅宗連徵司徒掾不就乃策杖披裘隱于永興西山憑樹構堂蕭然自致至今此地名爲蕭山遂捨永興山陰二宅爲寺家財珍異悉皆是給既成啟奏孝宗詔曰山陰舊宅爲祇洹寺永興新居爲崇化寺詢乃于崇化寺造四層塔物產既罄猶欠露盤相輪一朝風雨相輪等自備

時所訪問乃是剡縣飛來既而移阜屯之巖常與沙門支遁及謝安石王羲之等同遊往來至今阜屯呼為許玄度巖也案許玄度集遁字道林常隱剡東山不涉人事好養鷹馬而不乘放人或譏之遁曰貧道愛其神駿卒後戴安道嘗經其墓嘆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爾

四年秋八月進安西大將軍桓溫為征西大將軍九月丙申慕容皝死子雋嗣偽位冬十二月豫章人黃韜自號孝神皇帝聚衆數千寇臨川太守庾條討平之

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大赦庚寅石季龍僭皇帝位于鄴

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使朱燾破范賁獲之偽趙石季龍死五月假慕容雋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大單于燕王冬十一月甘露降崇平陵玄宮前殿十二月征北大將軍都鄉侯褚裒薨　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䂮父洽裒少有簡貴之風謝安嘗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始為郗鑒叅軍平蘇峻後累遷將軍領中書令帝即位皇后臨朝裒以后父進録尚書事嘗自以近戚懼獲譏嫌固辭請居藩出為徐兖二州刺史征北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鎮京口薨時年四十七墓在丹徒縣南七里初裒總角時曽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少年何以乃爾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歆嗣位至

秘書監

六年春正月帝臨朝以裒喪故懸而不樂閏月趙冉閔殺石鑒僭天王位國號魏鑒弟祗僭稱皇帝于襄國丁

丑彗星見于亢巳丑氐師苻洪遣使來降以為氐王封
廣川郡公秋八月苻洪子健率衆入關遣叅軍杜伯猷
捷京師冬十二月司徒蔡謨廢為庶人　謨字道明陳
留人以孝廉隨中宗過江累遷位至司空太尉成帝元
會將作樂宿懸于殿所司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
制謨上議臨軒宜有金石之樂遂從謨議臨軒作樂自
此始也及拜侍中司徒謨稱疾數召不至為有司奏至
是免官初謨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

令烹之既食委頓方知非蟹詣謝尚說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案晉書蔡謨後數年詔爲光祿大夫辭不受陳病篤乞骸骨就賜几杖時又有荀道明諸葛道明皆有名時人語曰京師三明諸葛道明名恢父覲吳亡入洛值亂又奔江東爲臨沂令王導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恢曰時言驢馬不言馬驢豈驢勝馬也

七年春正月辛丑苻健僭稱秦王敕關中秋七月甲辰濤水入石頭溺死者數百人九月峻陽太陽二陵崩帝素服臨于太極殿三日遣兼太常趙拔修復山陵冬十一月石祗將姚弋仲來降以爲大單于封高陵公弋仲

子襄為平北將軍平鄉公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壬辰苻健僭帝號于長安乙巳雨木冰二月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陽修衛五陵夏四月冉閔為慕容儁所滅儁僭帝號于中山國號燕八月冉閔子智以鄴來降安西將軍謝尚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應之進據枋頭會冉智行人劉猗至施乃止猗使求傳國璽猗歸以告智智猶豫不許施因遣參軍何融率壯士七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可出

璽付我兇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即送當遣單使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已在吾遙知卿等至誠必發重兵相救冉智與蔣幹謀信之乃出璽付融融詒施施使融齎璽馳還壽春謝尚使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衛送京師告太廟百寮畢賀案璽傳秦始皇造也方四寸以玉為之上蟠蛟螭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自秦傳漢入魏魏入西晉晉永嘉末洛京不守璽為劉聰所得及石勒滅劉氏璽又屬偽趙冉閔誅石鑒而璽入冉閔自永嘉末洎永和八年凡四十二年而璽始歸于晉也九月中軍將軍殷浩率衆北伐

九年春正月乙卯朔大赦丙寅皇太后與帝同拜建平陵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討林邑范佛于日南破其五十餘壘秋七月丁酉地震有聲如雷八月遣兼太尉河間王欽往洛陽修復五陵

十年春正月己酉朔帝臨朝以五陵未復懸而不樂前涼張祚僭帝號于姑臧二月己丑太尉桓溫伐關中三月廢殷浩為庶人以前會稽内史王述為揚州刺史夏四月己亥桓溫大破前秦苻健子萇于藍田六月王

師敗于白鹿原温引還是歲二麥不登
十一年春三月辛亥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稱疾
去官歸誠告誓于父母墓啗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
子也父曠淮南太守元帝過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
于言人未奇之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
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由是知名及長尤善隸
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遊雲矯若驚龍深
為從伯敦導所重嘗謂曰汝是吾家佳子弟也陳留阮

裕為王敦主簿有重名敦以義之不減主簿裕亦目義

之及承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人求女婿于導

門令就東廂遍覩子弟使者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年並

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

聞鑒曰此正佳婿訪之乃逸少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為

秘書郎累遷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尋拜右將軍會稽

内史時揚州刺史殷浩與桓温不協羲之為書與浩言

國家安危在于内外和不和又為書止浩北伐浩並不

從遂為戕與會稽王陳浩不宜北伐言古聖人外寧猶有内憂今外不寧而内憂已深勸諸軍守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須立根勢然後舉謀未晚皆不從義之雅好服食養性及為會稽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時高士許詢孫綽李充支遁桒室東土義之嘗與同志宴會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義之自為序以申其志時人以潘岳詩序方其文義之比于石崇聞之甚喜性愛鵝聞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携親友

命駕就觀姥聞羲之來烹鵝以待之羲之嘆惜彌日又
山陰有道士養鵝羲之往觀焉意悅因求之道士曰為
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深以
為樂又嘗往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
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常居蕺山見一老姥
持六角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歎惋因謂
姥曰無苦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耶姥如其言人
競買之後姥復將數扇來請書羲之笑而不答每自稱

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鴈行初羲之書不勝庾翼郗愔及暮年方妙嘗以章草荅庾亮而翼深嘆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亡失常歎妙迹求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深為恨後朝廷徵述為揚州刺史羲之恥為麾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

時賢所笑旣而内懷愧歎謂諸子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乃稱疾罷郡于父母墓前自誓去榮祿畢志林泉遂任性弋釣與許邁等共修服食之事遊名山不遠千里　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人也家世士族祖上侍中散騎常侍父副秘書監封西域侯生七子邁與穆皆得道天降玉板署上清真人義之每造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邁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皆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

放之徒漢末得道者皆在馬義之自為傳述靈異之跡十卷邁因遠遊名山不歸改名為玄字遠遊與妻孫氏書告别令改醮有荅書在婦人集中義之有七子五子知名玄之早亡次凝之亦工草隷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温叅軍蓬首散髪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沖兵曹叅軍沖甞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甞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

中謂沖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時吴中有一家種好竹徽之便出造竹下諷嘯不顧主人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以此賞之盡歡而去甞寄空宅中便令種竹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時在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隐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即命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乗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邪甞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時

人皆欽其才而識其行自黄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矣徽之謂術人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人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爾今君與弟筭俱盡何可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遺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喪因頓絶遂卧疾月餘亦卒子楨之字公榦歴位侍中時桓玄為太尉朝臣畢集闕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

嶠甚奇之及長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
于王戎常呼爲小安豐辟司徒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
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鴝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否
尚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
若無人累位至江夏義陽隨三郡太守時安西將軍庾
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翼呼共射曰卿若破的
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即以副鼓吹給之尚性清
簡至官悉壞布帳分軍士作襦袴尋轉爲安西將軍豫

州刺史鎮壽春進討苻健將張遇于許昌為遇所敗後以獲璽功遷尚書僕射鎮西將軍在壽春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金石之樂自尚始

案塔寺記今興嚴寺即謝尚宅也南直竹格巷臨秦淮在今縣城東南一里二百步尚甞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竹當其鋒家無一至汝宜修福建塔寺可禳之若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可擬之尚悟懼來辰造塔寺遂刻小塔施杖頭恒著左右後果有異黑氣遙見西南從天而下始如車輪漸彌大直衝尚家以杖頭指之氣便回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孑遺遂于永和四年捨宅造寺名莊嚴寺宋大明中路太后于宣陽門外太社西藥園造莊嚴寺改此為謝鎮西寺至陳太建元年寺為延火所燒至五年豫州刺史程文秀更

加修復孝宣帝降勅改名興嚴寺至今也六月前秦苻堅殺苻生而自立為帝

秋七月苻堅將張平以并州來降拜并州刺史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赦天下賜酺三日鰥寡孤獨孝義力田米各有差逋租宿債一切放免冬十月皇后見于太

廟

二年春正月司徒會稽王昱歸政事三月佽飛督王饒獻鴆鳥帝怒鞭饒二百使焚于四達之衢夏五月大水有星孛于天船六月慕容儁盡陷河北之地秋八月安

西將軍謝奕卒　奕字無奕鯤之次子累位桓溫府司馬溫尚南康公主主忌溫甚憚之動經年不入其室奕每以酒逼溫溫逃酒入主門奕遂升溫廳事更命酒引一直兵共飲謂之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怪也公主謂溫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案三十國春秋云謝鯤為桓溫司馬升平二年七月卒所逼桓溫入主門即是鯤案謝尚奕並是鯤子尚年十歲遭父憂年五十卒升平元年五月尚死七月奕亡無容此歲謝鯤始卒鯤歷職又不為桓溫司馬曽為王敦司馬永昌元年王敦舉兵破京師鎮石頭不朝而去鯤諫令入朝敦不從見晉史甚明蕭方等記事何至于誤哉

十一月雷

地震

三年春二月涼州城東泥中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三月甲辰詔以比年出軍糧運不繼王公已下十三户借一人一年助運是歲詔復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州陵侯毛寶本封　寶字敬真滎陽陽武人王敦用為臨湘令後蘇峻作逆溫嶠以兵千人屬之使為前鋒次于茄子浦時峻送米萬斛饋祖約于江西寶率所領登岸破之悉獲其米嶠嘉之表為廬江太守時祖約黨桓宣背約

屯于馬頭約使祖焕桓撫攻之寳懸軍救宣大為焕所破箭中寳髀徹鞍𦳐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满韡夜奔船所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至營焕等引退寳因進破祖約于合淝尋召還討蘇峻于石頭峻死匡術以苑城降陶侃侃使寳守苑城賊遣韓晃攻之寳登城射殺十數人晃問寳曰君是毛廬江耶寳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鬬寳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鬬晃笑而退賊平以功封州陵侯庾亮西鎮上明請為輔國將

軍謀北伐上表進寶豫州刺史守邾城石季龍遣其子鑒與將軍夔安李菟等來攻邾城寶求救于亮亮懼不時遣軍城遂陷左右哭圍赴江死者六七千人寶亦溺死詔以寶之傾敗不加追贈至是始議復之案毛寶傳初寶在武昌軍人有于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披鎧持刀自投于水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免寶二子穆之安之穆之子珍球璩璿瑾瑗等六人璩最知名

四年春二月鳳將九雛再見于豐城衆烏隨之夏四月

姑臧澤中有火此火亦沴水之妖明年凉王張天錫殺執政張邕秋七月以軍役繁省用徹膳八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冬十月天狗流于西南十一月封太尉桓温為南郡公弟沖為豐城公子濟為臨賀公

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天下賜鰥寡孤獨米人五斛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銅鐘一有二四字(案南掖門是建康宮南面東門陳朝改為端門南出都城開陽門即宣陽東門也)夏四月大水桓温使弟豁取許昌鳳皇見于沔北五月帝不豫丁巳崩于顯陽殿

秋七月戊午葬永平陵在今縣城北十九里幕府山之陽周四十步高一丈六尺案晉十一帝有十陵元明成哀四陵在鷄籠山之陽陰葬不起墳康簡文武安恭五陵在鍾山之陽亦不起墳唯孝宗一陵在幕府山起墳也帝年二歲即位立十七年年十九崩謚穆皇帝廟號孝宗案帝時置僧尼寺三所何皇后寺在縣東一里南臨大道彭城敬王造彭城寺在今縣東南三里西大門臨古御街鎮西將軍謝尚造謝寺今改名興嚴寺即延興寺東隅運溝東岸也

哀皇帝

哀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咸康八年封為琅琊王升平三年除驃騎大將軍五年五月丁巳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琊王丕中興正統合當儲貳往以幼冲未堪國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為比于是百官備法駕迎琅琊王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封弟東海王奕為琅琊王秋八月己卯夜天裂廣數丈有聲如雷九月戊申立皇后王氏以章穆何

皇后居永安宮案宮本東海王第修以為宮在今縣城東北七里近宮東北角桓玄修南州圻其林木移入西宮以地為隸射宮也冬十二月加涼州刺史張玄靚為大都督隴右諸軍事平西公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朔大赦天下減田稅畝収二斗二月丙子尊所生妃周氏為皇太后三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旱詔出輕繫振困乏丁丑涼州地震浩亹山崩案五行志前涼滅亡之兆前燕將呂護寇洛陽五月丁巳北中郎將庾希鄧遐等舟師救洛口破呂護護退走小平津

秋七月西中郎將袁真進次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饋洛陽前中軍將軍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殷浩卒于東陽之信安　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羡字洪喬將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百餘函羡行次板橋浦皆投之江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也其資性介立如此終于光禄勲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由是浩為風流談論

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財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起家累遷司徒左長史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康帝建元末庾氷何充相繼卒簡文始綜萬機衛將軍褚裒乃薦浩爲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固請自三月至七月

乃受拜焉時桓温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故簡文
引浩為心膂于是與温頗相疑貳浩既參朝權擢穎川
荀羡為義興太守時王羲之與浩情洽密説浩羡令與
温和同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賊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
關河進浩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諸軍事
浩既受命以中原為已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
咸惡之既而以兖州刺史秦稿等為前鋒師次壽春會
秦苻健殺大臣關中不和浩請進屯洛陽修園陵又求

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既而姚襄反浩懼遁棄輜重退士卒為襄所掠士多亡散而浩又遣王彬等擊襄為襄軍所殺諸軍敗績桓溫素惡浩及聞其敗因上疏罪浩浩竟坐廢為庶人徙東陽郡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既雄豪自許每輕浩及權事專征深忌之至是秉釁謀廢浩溫因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

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爾浩雖放黜口無怨言怡神委命談詠不輟家人亦不見其流放之慼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浩甥韓康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温將以浩為尚書令遣告之浩欣然許之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温意由是絕之尋卒還所子涓嗣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詔曰戎旅路次未得輕簡賦役玄象失度

亢旱為患豈政事未洽將有版築渭濱之士邪其搜揚
隱滯蠲除苛碎時童謡云升平不滿斗隆和安得久帝
聞惡之大赦改明年為興寧元年
元年春三月壬寅皇太妃薨于琅琊第帝奔喪詔司徒會稽
王昱總内外衆務夏四月揚州地震湖瀆溢五月加征西將
軍桓温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假黄鉞秋
七月張天錫殺張玄靚自稱大將軍西平公丁酉葬皇太妃
妃姓周氏汝南人選入成帝宫有寵生帝及海西公拜為貴

人帝即位詔崇爲皇太妃儀服同于太后而葬不祔陵
廟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于天市九月壬戌大司馬桓
溫北伐癸亥皇太子生大赦冬十月甲申立陳留王世
子恢爲陳留王
二年春二月改左將軍爲游擊將軍罷右軍前軍後軍
五校三將官癸卯帝親耕藉田三月庚戌朔大閱戶人
嚴法禁稱爲庚戌制帝幼好黄老斷穀服長生藥過分
不豫辛未崇德太后臨朝攝政案晉書哀帝服長生藥過度中毒不識萬機太

后臨朝攝政夏四月前燕將李洪侵許昌王師敗于懸瓠桓温使中郎袁真鑿陽儀道以通運率舟師北伐五月以桓温為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詔徵溫入相溫辭不從秋七月丁卯復徵入朝八月溫至赭圻遂城而居之是歲詔移陶官于淮水北遂以南岸窑處之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女初為琅琊王妃王即帝位立為

皇后三年崩謚曰靖后無子　濛字仲祖安西司馬納之子少放縱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克巳勵行有風流美譽善隷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居貧帽敗自入肆買之嫗說其貌爭遺新帽與劉惔齊名時人以惔方荀奉倩以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馬簡文爲會稽王時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温潤恬和桓温高爽邁世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與劉惔爲簡

丈入室之賓累遷位司徒左長史晚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于燈下轉麈尾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柄麈尾置棺中因慟哭久之謝安亦稱美之曰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也二子修蘊　修字敬仁明秀有美稱起家為著作郎遷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嘆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二月甲午疾篤丙申帝崩于西堂三月葬安平陵

在縣北九里雞籠山之陽元帝同處帝年二十二即位立四年年二十五謚哀帝帝雖即尊位而政不由已軍事權于桓溫機務在于會稽天子不得自由故興寧童謠云雖復寧轉復無聊生案帝時置一寺興寧二年僧慧力造瓦官寺在今縣東南三里半井岡東偏也

廢皇帝

廢帝諱奕字延齡哀帝之母弟咸康八年封東海王穆帝升平四年拜車騎將軍五年改封琅琊王興寧三年

二月哀帝崩無嗣皇太后詔曰琅琊王明德茂親屬當儲副于是百官奉迎于第丁酉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三月前燕慕容恪攻陷洛陽秋七月己酉改封會稽王昱為琅琊王以昱子昌明為會稽王壬子立皇后庾氏冬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勲反自稱成都王桓温使江夏相朱序討平之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為太和元年夏四月旱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七月癸酉葬孝皇后于敬平陵　后諱道憐車騎將軍冰之女初

為東海王妃及即位立為皇后無子九月曲赦梁益三州是歳涼州楊樹生松戒曰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其上非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案五行志此張天錫滅亡之徵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將庾希有罪亡入海冬十月以瑯琊王昱為丞相是歳尚書令王述卒　述字懷祖太原人祖湛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顙大鼻有隱德人謂之癡父承早卒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

達性沉靜每坐客馳辯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始辟為中軍叅軍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甞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累遷會稽内史以母憂去官服闋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内遠近所知内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遷尚書令述

每受職不爲虛讓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爲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復爲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後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于坦之坦之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于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而以女妻兵也及坦之見溫乃辭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爾遂止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

導使人謂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及居州郡清潔絶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始爲當時所嘆但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擲于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以屐齒踏之不得嗔甚掇内口中嚼而吐之及升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弈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弈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是年以老上疏乞骸骨歸卯園詔不許述竟不起卒時年六十六初

桓温平洛陽議欲還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温欲虚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子坦之嗣

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有蝕之癸亥大赦夏四月癸巳雨雹大風折木冬十二月有神降于鄴自稱湘女聲與人接不見其形

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馬桓温伐前燕秋九月大赦大破燕將傅末波于林渚戊子温進至枋頭為燕將慕容

軍設伏所破而還辛丑慕容垂又追敗後軍于襄邑冬
十月大星西流有聲如雷是月豫州刺史袁真以壽陽
叛十一月桓溫自山陽與琅琊王昱會于塗中將謀後
舉十二月城廣陵而居之
五年春二月袁真死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瑾嗣事三
月桓溫征瑾屠壽陽梟袁瑾等首因謂參軍郗超曰足
以雪枋頭之恥乎超答曰此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
之年敗于大舉不建不世之勲未足以鎮愜民望其唯

廢立之事溫懷信焉秋七月癸酉朔日有蝕之九月益州妖賊李金根反立李弘為聖王梓潼太守周虓討平之冬十一月苻堅王猛伐慕容暐尅鄴遂有燕地

六年夏四月大赦賜鰥寡孤獨米人五斛六月京師及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並大水冬十一月癸卯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用郗超謀將詣闕以圖廢立丁巳諷奏崇德太后已酉太后下令廢帝為東海王還第供衛一如漢昌邑故事于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即日溫使散

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著白袷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欷帝初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時又有童謠云青青御路楊白馬紫縷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帝聞惡之又見桓温專恣平生為慮乃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答曰晉室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有三子並馬韁縊殺之葬于黄門署北至簡文咸安二年正月又降為海西縣公徙居吳縣西七里追貶庾氏為夫人帝安于屈辱以保天

年烈宗太元十一年十一月崩于吳時年四十五帝年二十八即位立六年見廢居吳十二年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雄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閟牀笫易誣乃言帝在藩時夙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具事奏諷康獻太后后時方在佛堂讀經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倚户前視奏數行乃曰

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答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社稷大計義不獲已臨紙悲塞如何可言初溫始呈奏慮太后意異竦動汗流見于顏色及詔令出大喜遂行廢辱弈出居吳勅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使御史顧允監察之是年十一月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門詐稱太后密詔奉迎弈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捷奈何用兒女子言乎弈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便

應宫屬來何獨使汝也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弈知天命不可再深慮横禍遂杜塞聰明安于屈辱去思慮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為作歌焉案帝之時侍中中書令王坦之造臨秦安樂二寺在今縣南二里半南門臨秦淮水也

太宗簡文皇帝

簡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幼而岐嶷郭璞見之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清虚少欲善玄言永昌元年封琅琊王食邑會稽宣城咸和初又徙會稽王

廢帝即位又改封琅琊領丞相錄尚書事前後輔稷良廢三帝及太和末桓温諷太后廢海西公十一月巳酉温率百官具法駕乗輿迎帝立于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面拜受璽紱即日即皇帝位改元咸安元年庚戌使兼太尉周頤告于太廟桓温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案宗室傳太宗初即位未解嚴桓温屯中堂夜警御史中丞敬王恬奏劾温大不敬請理温罪温見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辛亥温使弟秘誣逼新蔡王晃與武陵王晞謀反　晞字道升元帝中子出繼武陵王哲之後太興

元年嗣封武陵王穆帝初遷太宰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為桓温所忌及帝即位温乃表晞包藏亡命事連袁真詔免晞官以王歸藩既而温尋又誣新蔡王晃反與晞連結殷浩及太宰長史庾籍等同謀收付廷尉奏請誅二王帝對之泣不許温固執之帝手詔答温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温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帝先歷宰三世温素敬憚及帝即位温欲上事自陳帝引見對之悲泣温懼無色及行

武陵王等誅不果深恐帝知而安慰之尋大赦天下以
温為丞相温不受辛酉温旋白石因上鎮姑孰十二月
戊子詔京師有經年之儲權停一年之運辛卯熒惑逆
行入太微經明年三月不退尚書右丞顧悦之上表請
詔復殷浩本官　悦之字君叔晉陵無錫人與帝同歲而
頭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益茂蒲柳常質
望秋先零帝悦抗表訟浩詔追復浩本官悦之位尚書右
右丞辛子凱之字長康以文知于時兼善丹青妙絶古

今嘗好食甘蔗每食自尾至本或問其故曰漸入嘉境
曾為殷仲堪鎮南府參軍將下都給布帆至破冢遇風
船破遺仲堪書曰地名破冢眞從破冢中出行人平安
布帆無恙為人好隠桓𤣥嘗以柳葉遺之曰此蟬所翳
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巳凱之深信及𤣥造之將葉鄣
身𤣥就溺之凱之大喜以𤣥實不見巳也故俗傳凱之
有三絶畫絶文絶癡絶　索謝赫畫品論江左畫人吳曹弗興晉顧長康宋陸探微等上品餘皆中下品凱之能連五十匹絹畫一像使心運手須臾成頭面手足胷臆肩背無遺失尺度此其難也吳

弗興晉長康又曾于瓦官寺初置北殿畫一維摩畫訖
光曜一月餘日案京師寺記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衆
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既
至長康且注疏一百萬長康素貧時以為大言僧後寺
成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所
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
者責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三日可任例責施
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錢也是歲散
騎常侍領著作孫綽卒 綽字興公太原郡人也馮翊太
守楚之子永嘉喪亂幼與兄統相攜渡江博學善屬文
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遊放山水十有
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常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

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
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常自守護隣人謂之曰
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爾綽答曰楓柳
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
則鄙于綽或愛綽才而不取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
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咏一吟許將
北面矣絶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
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

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云恐此金石非中宫商然每至佳句輙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性通率好機調嘗與習鑿齒同行綽在前習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綽曰澄之汰之砂礫在後累遷散騎常侍時大司馬桓温欲經緯中原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温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孫綽乃疏諫温温見綽書不悦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耶綽少以文才稱于

時文士以綽為冠卒時年五十八業孫綽傳京師每歲除日行儺令所謂逐除也結黨連羣通夜達曉家至門到責其送迎孫興公嘗著戲為儺至桓宣武家宣武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之乃興公案禮儺逐癘鬼也論語云鄉人儺朝服立于阼階注云儺驅逐疫鬼也亦呼為野雩戲今俗謂儺為野胡並訛言耳

二年春正月辛丑百濟林邑使貢方物己酉歲星犯鎮在須女三月丁酉詔非軍國戎祀之要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重詔内外百司各勤所職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癸丑遣使詣大司馬并問方伯逮于邊戍宣詔大饗

求其所安籌量賜給悉令周普夏四月騶虞見南昌六
月遣使拜百濟王餘句為鎮東將軍領樂浪太守戊子
護軍將軍庾希舉兵反于江北自海陵入居京口桓溫
使周少孫破之擒希斬于建康市夷三族六月太白晝
見秋七月帝不豫壬辰疾甚手詔大司馬丞相桓溫曰
少子可輔即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侍中王坦之毀詔進
曰天下者宣元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何得私與
人帝默然乙未立會稽王昌明為太子以道子為琅琊

王六月帝崩于東堂遺詔以桓温輔政依諸葛亮王導故事冬十月丁卯葬高平陵在今縣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不起墳帝年五十二即位立一年年五十三謚曰簡文皇帝廟號太宗帝少善容止留心墳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温及武陵王晞同載遊于板橋温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為晞大恐求下車帝安然無懼色温由此憚服及温仗文武之任而立帝代海西公帝雖處尊位常憂廢黜先是熒惑守

太微尋而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守太微帝甚惡之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問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耶超曰大司馬臣温方内固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國家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嘆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然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畧謝安石稱為惠帝之流支遁常言曰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

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為報獻之輩也梁簡文即位自立僧寺一波提寺今廢

建康實録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康實録卷九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潘必貴

建康實録卷九

唐　許嵩　撰

晉

烈宗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太宗第三子也初太宗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帝在孕李太后夢神人曰汝生子男必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名之太宗後聞悟乃泣曰

昌明在爾耶興寧三年封會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已未立為皇太子是日太宗崩太子即皇帝位九月甲寅追尊皇妣王氏為順皇后后諱簡姬太原人父遐字桓子少以華族仕至光禄大夫追贈特進后初為會稽王妃生子道生以穆帝永和四年母子失意俱廢至是追尊之冬十一月妖賊彭城盧悚自廣莫入殿庭詐云海西公遣游擊將軍毛安之擒之是歲三吳大旱人多餓詔所在賑給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大赦改元戊申月掩心大星二月大司馬桓温來朝有篡奪之志頓兵新亭欲誅執政而廢帝召侍中王坦之吏部尚書謝安將害之坦之恐將欲出奔謝安止之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君何所逃既見温坦之前大懼倉惶倒執手板流汗霑衣謝安後至從容高視良久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方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温笑曰不能不爾遂却兵歡語移日而罷丁亥温拜高陵為先帝靈責遇疾而去

案晉書溫初廢海西公萬害殷涓曹秀庾倩等及太宗崩入拜山陵左右覺其有異頻言臣不敢既登車失色顧謂從者曰向見先帝因問涓形狀答曰肥短溫曰向見亦在側歸遂懼而為疾也

三月丙午月犯南斗第五星占以大臣之憂憂在死亡癸丑詔除丹陽竹格等四航稅

案晉書王敦作逆賊從竹格度即此航也今縣城西南二里案地輿志六代自石頭東至運署摠二十四所渡皆浮船往來以稅行直淮對編門大航用杜預河橋之法其本吳時南淮大橋也一名朱雀橋當朱雀門下渡淮水王敦作逆溫嶠燒絕之是後權以舶船為浮橋成帝咸康二年侍中孔坦議復稅橋行者收直以具其材但苑宮初理不暇遂浮航相仍至陳每有不虞則燒之復有驃騎航在東府城門渡淮會稽王道子立并竹格航丹陽郡城後航摠四航在晉時並收稅至是年詔皆除稅不收放民之

往來也 秋七月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大司馬揚州牧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温薨於姑孰 温字元子譙人漢五更榮之後父彛宣城太守温生未周而温太真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使試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彛見嶠所歎賞故遂以温為名嶠聞之笑曰後將易吾姓也及長豪爽有風槩姿貌充偉面有七星文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而尚明帝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庾翼薦於肅宗曰桓温有

雄畧顧陛下不以常壻畜之帝遇焉累遷至瑯琊內史咸康七年出鎮江乘之金城〈寰圖經金城吴築在今縣城東北五十里中宗初於此立瑯琊郡也〉建元元年出都督青徐諸軍事尋轉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永和二年西伐巴蜀行見諸葛亮八陣圖指謂諸將曰此常山蛇勢也〈寰蜀書八陣圖諸葛武侯所作在魚復平沙上皆聚細石為八陣行列相去各三丈許在今夔州白帝城下江水次每至冬月水小行人沿江踐踏毀散殆盡至夏五六月間於瀠滄沒其圖復如故及冬水退次序宛然寔靈異也〉既定蜀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聞朝廷以殷浩為揚州刺史仗其北征

甚不平遂率所統順流至武昌浩懼為逼奏請騶虞幡住温軍時簡文作相為書與温言社稷計温還軍拜表陳時利禍福進位太尉固讓不受及浩北伐敗於洛陽遂奏廢浩自此内外權歸於温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大破偽秦進軍灞上百姓皆持牛酒迎温於路耆老咸相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温恃麥熟取以為軍資及入關而符健盡芟麥苗野無可收軍糧不繼而還進位大都

督委任專征尋又北伐經金城見少為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歎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涕泣遂渡淮泗長驅大破姚襄於伊水引軍入洛修謁先帝諸陵置令檢校乃旋軍上表請遷都詔改授并司冀三州刺史温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次合淝加揚州牧録尚書事使侍中顔旄宣旨詔入叅朝政温固辭内録遂城赭

圻居之及鮮卑攻陷洛陽時簡文為相出會温于洌州
議征討温因移鎮姑孰自以雄武專朝窺窬非望或卧
對親僚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撫枕起曰既
不能流芳後代不足復遺臭萬載邪時遠方一比丘尼
有道術至姑孰求浴温竊視之尼倮身先以刀破腹次
斷兩足温見惡之浴竟問尼尼曰君若作天子亦當如
是曾經行王敦墓望曰可人可人其心跡若是太和四
年又北伐為燕將慕容垂追敗死者過半甚恥之引歸

表罪袁真真怒以壽春叛明年平壽春愠形於色參軍郗超謀勸廢立以益雄威温從其計乃詣闕誣廢海西公而立太宗多行殺戮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遥拜温驚曰安石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既還姑孰帝使侍中王坦之數徼為相辭不受尋而太宗崩遺詔以輔少主同諸葛亮王導故事時温志在篡奪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允所望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

爾及帝即位使謝安徵之入朝赴山陵既至新亭盛氣召侍臣將移晉鼎不果因拜陵感疾歸姑孰病甚諷朝廷加巳九錫謝安等知病篤容緩其事錫文未成而薨時年六十二詔依霍光故事有六子少子玄嗣案晉書郭璞讖云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殞皇運其暮二子謂元子道子也及桓玄得志殺司馬道子晉祚自此傾矣初溫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北征還得一巧作老婢問之乃劉琨妓女每見溫便泣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溫出外整衣冠呼婢問之答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不悅八月壬子崇德太后臨朝攝政九

月復置光禄勲大司農少府等官冬十月西平公張天錫貢方物是歳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為丈夫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刁彛卒三月丙戌彗星見於氐夏四月壬戌皇太后詔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受賑貸者即以賜之八月以長秋將建權停婚姻九月丁丑有星孛於天市冬十一月長城人錢步射錢弘等作亂吳興太守朱序討平之

三年春正月大赦夏五月丙午中書令徐兗二州刺史北中郎將藍田侯王坦之卒　坦之字文度太原人祖承以永嘉亂渡江中宗拜從事中郎承性寬恕自東渡江每遇艱險人懷危懼承夷然無憂喜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衆親愛之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如父父述性沉靜位至尚書令

坦之弱冠俊茂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為之語曰盛德絶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時僕射江虨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曰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虨乃止累遷侍中左衛將軍為人有風格尤非時俗之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以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言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引三賢之説以為理當簡文即位朝事委之帝臨崩受遺詔及桓溫薨坦之與謝安

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都督徐兖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鎮廣陵時謝安石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遺書苦諫之往返數四案晋書謝安與坦之書曰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復聊以自娛耳若潔軌跡崇世教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耶故知莫逆未易為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韻猶器之有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宿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義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

心丹想君幸復三思安竟不從也坦之初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歲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唯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爾言訖不見坦之尋亦病卒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唯憂國家之事朝野痛惜之四子愷愉國寶忱秋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加文武位一等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十二月帝釋奠扵中堂祠孔子以顔回配甲申神虎門災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見於太廟皇太后歸政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遷改官鎮甲子謁建平等四陵夏五月癸丑地震甲寅詔議獄緩刑大赦天下秋九月苻堅將茍萇收陷張天錫虜之盡有涼州之地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已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流人於淮南十一月己巳朔日有蝕之詔太官徹膳是歲給事中散騎常侍護軍長史許穆卒　穆字思玄一名謐祖尚父副穆少知名簡

文在藩為世表之交起家為太學博士累遷位散騎常侍護軍長史雖居蟬冕心在道德以第四兄遠遊嘉遁不返遂表辭禜太宗不奪其志許穆乃宅於茅山與楊羲遍該靈奥天降玉札所授為上清真人年七十二解駕違世

案晉書許長史生四子第三子翽字道翔母陶氏早亡亦得在洞府易遷宫中翽幼清潔絶世研精上業恒居茅山宅太和中真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東華為上清青童當侍帝晨受書為上清仙公與希子並職北帝城為侍中翽長兄揆一名闕次兄虎牙一名闕並得道揆孫靈真又得道梁高祖為於山别立祠真館長史本宅梁天監十三年立為闕陽觀今之紫陽觀是也宅南一井即長史所穿南一塘郭朝闕以雍闕

曰公闕案茅山記小茅山北有一山名雷闕山山西北有上清真人許長史宅宅今為觀觀前有真人靈壇其山東北又接方隅山山有燕口洞洞下有宮室方闕館真誥云許闕以太和五年於茅山北隱化居此館也

二年春正月詔繼絶世紹功臣之後閏三月壬午地震暴風折木發屋揚沙石秋尚書令王彪之卒　彪之字叔武瑯琊人也父彬少雅正與兄廙俱渡江中宗引為典兵叅軍中興建累位侍中初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敦會周顗遇害彬素相善先往哭顗甚慟而見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不得已

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其死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而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奈何至此謂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跪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切諫敦變色目左右收彬

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耶_{棊晉書敦從兄稜為豫章太守敦害}之故彬有是言敦平遷至尚書右僕射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起家為東海王文學時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耶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復累遷進位侍中吏部尚書時簡文執政當南郊訪彪之應有赦彪之答云中興已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

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帝遂從之時太尉欲北伐輙下武昌人情震懼或說揚州刺史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議且當靜以待之請相王作手書示以成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闇卿謀意始得了温亦奉帝旨不進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健苻眉請兵應接會殷浩出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彪之上疏弱兒梁安等容有詐偽浩未宜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帝笑謂彪之曰果如卿言卿自頃已

來謀無遺策除尚書僕射出為會稽内史居郡八年豪右屏迹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温下至姑孰坐免彪之去郡頃之召為僕射及温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温亦色動莫知所為彪之知温不臣迹已著理未可奪乃謂温曰公阿衡皇家便可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看之禮度儀注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温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絶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典故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堦文武儀凖莫不取定朝廷以

此服之及簡文帝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幼冲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彪之不奉命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薨後太皇臨朝還尚書令與謝安共掌朝政既老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謝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二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

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修彊寇未殄不可大興功力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宇為能耶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世不改宮室彪之當朝綱紀皆如此也疾篤詔賜錢三十萬以營藥卒年五十二子越之臨之

三年春正月尚書僕射謝安石以宮室朽壞啟作新宮帝權出居會稽王邸二月始工內外日役六千人安與

大匠毛安人決意修定皆仰模𤣥象體合辰極并新制置省閣堂宇名署時政構太極殿欠一梁乃有梅木流至石頭津津主啟聞取用之因畫花於梁之上以表瑞焉又起朱雀門重樓皆繡栭藻井門開三道上重名朱雀觀觀下門上有兩桐雀懸楣上刻木為龍虎左右對

案地圖朱雀門北對宣楊門相去六里名為御道夾開御溝植柳朱雀門南渡淮出國門去國門五里吳時名為大航門亦名朱雀門南臨淮水俯枕朱雀橋亦名大航橋也

夏六月熒惑守羽林秋七月新宫成内外殿宇大小三千五百間

案先城記城外塹内並種

橋樹其宫墻内則種石榴其殿庭及三臺三省悉列種槐樹其宫南夾路出朱雀門悉垂楊與槐也辛巳

帝居新宫乙酉老人星見于南方八月氐賊韋鍾入漢中

四年春正月丙子謁建平等七陵二月戊午偽秦苻堅使其子丕攻陷襄陽執我南中郎將梁州刺史朱序三月大疫壬戌詔曰狡寇縱逸藩守傾没疆埸之虞事兼平日其内外衆官各悉心戮力以康庶事又年穀不登百姓多匱其詔御所供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廪俸

權可減平凡諸役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時務夏五月苻堅頻寇郡縣六月大旱戊子征虜將軍兖州刺史謝𤣥討秦將句難彭超於君川大破之餘黨皆走秋八月乙未暴風揚沙走石冬十二月己酉朔日有蝕之五年夏四月大旱赦五歲刑已下六月甲寅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内侍二人甲子以比歲荒儉大赦天下自太元三年已前逋租宿債皆蠲除之其鰥寡窮獨孤老不能自存者賜米人五斛八月太常韓伯卒　伯字康伯

潁川人母殷浩姊賢明有行伯早孤少家貧年數歲母為作襦子令康伯捉熨斗謂曰且著尋為汝作袴伯曰已足不復煩母母問其故答曰如火在熨斗中而柄亦熱今既著襦皆當暖也母異之及長好學清潔注周易下繫同郡庚龢目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累遷位至吏部尚書改授太常卒時年四十九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冬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於隆平陵　后諱法慧哀靖皇后之姪父蘊蘊子恭弱

冠見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因帝納后乃訪選蘊女帝遂納焉后性嗜酒驕妬帝患之乃召蘊於東堂具說后過令加訓誡蘊免冠謝后於是少自改飭年二十一崩在位五年　蘊字叔仁司徒長史濛之子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連狀白之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出為吳興太守屬郡荒人饑輙開倉賑卹而後表請罪性亦嗜酒定后立遷五兵尚書本州

大中正封建昌侯藴固辭不受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鎮于京口後為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卒年五十五次子恭恭弟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姊伉儷二宫何小子之有道子銜之及兄恭敗同被誅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内引諸沙門居之丁酉初置督運御史官夏六月巳巳詔改制度減煩

費損吏士貧七百人秋九月辛未衛將軍謝安石習水軍於石頭冬十月乙卯有奔星東南經翼軫聲如雷星說曰星跡相連曰流絶跡而去曰奔　十一月襄陽太守桓石虔大破苻堅將閻震梁成於竟陵生擒震斬首七千餘級俘獲萬人無麥禾天下大饑

七年秋八月東夷五國遣使來貢方物冬十一月太白晝見在斗是歲梓潼太守周虓卒於秦之太原　虓字孟威汝南安人鎮西將軍撫之曾孫少有節操累遷梓

潼太守寧康初前秦苻堅使楊安寇梓潼虪固守治城
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投江陵為堅將朱彤邀
而獲之虪遂降于安送虪于苻堅堅欲以為尚書郎虪
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
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況郎任乎堅乃止
自是每入見堅箕踞而坐呼之為氐賊堅不悅屬元
會儀甚整令輿虪來謂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虪攘袂厲
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乃使呂光

征西域堅自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左右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太元三年虓母終既殯葬遂潛歸至漢中堅得之與苻萇謀襲堅事泄引虓訊之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晉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焉有司請法之堅曰殺之適成其名乃撻一百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

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不食而死皆晉忠臣也攄竟病卒信至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曰旌表節義國之典也帝悲之追贈益州刺史是歲三吳士大夫置東治以為餞送所案地圖名東治即國之置治鑄處在汝南郡東南西臨淮水去今縣城東八里桃花園東二里汝南郡即晉汝南王初過江家於此也

八年春二月癸未黄霧四塞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夏四月甲子太白晝見在參秋九月偽秦苻堅大舉兵自來寇衆號百萬九月詔司徒瑯琊王道子

錄尚書六條事以衛將軍謝安石為征討大都督安乃
假弟石為都督舉冠軍將軍謝玄為前鋒元帥西中郎
將桓伊輔國將軍謝琰等摠戎八萬拒秦軍於淮南冬
十月苻堅至項城使弟融及張地等二十萬先過淮攻
陷壽春遣梁成王顯慕容屈等別屯洛澗玄既渡江使
鷹揚將軍廣陵相劉牢之領銳卒五千直指洛澗大破
秦軍斬梁成及弟雲生擒王顯慕容屈等盡收軍實甲
戍大軍逼壽春初秦之入也謝安先遣龍驤將軍胡彬

援壽春壽春既陷彬糧盡路絶乃使人間行送書於石等言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軍秦人邏遮得之馳白堅云晉懼恐謝石等逸宜速進軍堅大悅自項城親率輕騎八萬兼道赴壽春勑軍人有言吾至者拔其舌而族之既至登壽春城壁見晉軍衆整齊又看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顧謂弟融曰此乃勍敵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乃使朱序來説謝石玄廣稱兵威欲脅降之序至密謂石等曰今苻堅已入壽春若百萬悉到則莫可與敵

及其未會擊之可得志石與玄琰等聞堅在壽春請戰秦許之乙亥琰進淝北堅使苻融結陣臨淝水玄不得渡使人謂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請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融衆不許使白堅堅曰但却軍令得過我自以鐵騎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遂麾軍退衆因亂不能止玄琰與桓伊等涉淝水鼓譟決戰大破秦軍於淝南臨陣斬苻融堅中流矢衆奔潰自相踐藉投水死者不可勝

計淝水為之不流堅與數騎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至草行露宿饑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山積牛馬驢騾十餘萬而朱序張天錫俱奔歸冬十一月庚申詔衛將軍謝安勞旋師于金城壬午立陳留王世子靈誕為陳留王乙未拜朱序為龍驤將軍以張天錫為員外散騎常侍十二月以寇難初平大赦開酒禁始增百姓稅米口五石仇池公楊世奔還隴右遣使稱藩詔諸將分令進取

九年春正月辛亥謁建平等四陵是月劉牢之克譙城車騎將軍桓沖拔上庸魏興新城三郡二月辛巳使持節都督荊江梁寧益交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桓沖卒　沖字幼子大司馬温弟也有武幹温甚異之初父亡後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温乃以沖質羊羊主不欲為質乃言曰幸為養買德郎買德郎沖小字也及沖為江州刺史厚報之温亡後沖進位揚豫二州刺史代温秉政沖盡忠王室或勸沖

誅時望專執權衡沖不從及謝安輔政乃自解揚州求出外鎮桓氏黨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言之沖不納處之淡然不以為恨忠言嘉謨恒盡心力專都督荆江梁寧益交廣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將之鎮武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祖道謝安自送至溧州沖遂表移鎮上明時苻堅舉國内侵沖深以為根本之慮也以兵三千來赴京師謝安謂三千人不足為損益外示閑暇固不聽下

遣報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宜以防西蕃沖聞謂左右曰謝安有廊廟之量不嫺將畧使少年禦大敵吾其左衽矣俄聞破秦軍內慙恚發病卒時年五十七歲沖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妻送新衣沖大怒促令持去妻復送之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笑而服之在荆州命處士南陽劉驎之爲長史驎之不屈親自往迎之禮甚恭逸人劉驎之住在南平陽歧村沖將造之值驎之在樹採桑沖遣通驎之驎之曰使君忘其陋賤猥賜光

臨請先詣家君沖因詣其父父命驎之於内取濁酒菜葅沖令人代驎之斟酌其父辭曰若使官人非野民之意沖為盡歡而去驎之嘗賑窮濟急以身親其事村民感焉遠村有一獨嫗病將死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驎之往看自為治棺殯之侍中張玄奉詔至江陵經陽歧村見一人持生魚半籠來造舩寄作鱠及維舟取之問姓名即驎之也玄素聞其名甚禮重驎之飡罷即返竟弗留焉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為别駕備禮盡恭

粲慼其好賢乃起應命及臨卒言不及私唯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為恨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臨江號送有七子粲晉書嗣讌脩崇弘羨怡七人三月進衛將軍謝安為太保苻堅將姚萇背堅於北地自號秦王夏四月已卯增置太學生一百人封張天錫為西平公使竟陵太守趙統取襄陽克之六月癸丑崇德太后褚氏崩　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都鄉侯裒女

少聰明有器識康帝即位立為皇后穆帝即位尊后曰
皇太后帝幼沖未親國政羣臣上奏請后臨朝稱制及
帝冠乃歸政居崇徳宫戒宫卿戮力輔翼以匡不逮哀
帝海西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及海西廢簡文即位尊
為崇徳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即位幼沖桓温又薨羣臣
再啟后臨朝帝冠歸政至是年六十一崩在位四十年
凡三臨朝攝政事初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兵
士陳癀女臺有文在足曰天下之母灸之愈明京邑諠

諱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康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七月戊戌使兼司空高密王純之往洛陽修謁五陵己酉葬康獻皇太后于崇平陵八月詔謝玄出屯彭城經畧中原玄率諸軍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泒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泒時苻丕為慕容垂所逼自鄴遣叅軍焦逵進謝玄青銅鏡黃金椀究轉繩牀玉如意請救玄使送於京師戊寅司空郗愔薨　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尉鑒之

長子善草隷書常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玄度等栖心絶穀十許年方起至司空卒愔子超字嘉賔少卓犖有曠世之度桓温辟為參軍累遷中書侍郎先父卒案三十國春秋超既與桓温善而温有不臣之心愔深惡以誡超超臨亡謂門人曰吾有與桓温書疏草一箱本欲焚恐大人年尊必悲傷為敝我死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書及卒愔果悲慟成疾門人呈此書皆是與桓温謀事大怒遽焚之曰小子死恨晚矣初王獻之兄弟自

超未亡見愔常躡履問訊甚脩舅甥之禮及超死後見愔怠慢屐而候命席便遷延辭避愔甚不平歎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耶九月甲午加太保謝安為大都督揚州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巳丑以玄象乖度大赦天下中書侍郎車胤上表議立明堂辟雍事庚午偽秦青州刺史苻朗來降是月前滎陽太守習鑿齒卒　鑿齒字彦威襄陽人宗族富盛世為鄉豪鑿齒少博學洽聞

以文筆稱桓温為荆州刺史辟為從事尋轉西曹主簿
累位遷滎陽太守以尺牘稱善既罷郡與桓秘書曰吾
以去年五月三日來達襄陽定省舅家從北門入西望
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鳯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
老之髙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
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逺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時
有桑門釋道安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四
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時桓温覬覦非望鑿齒在郡

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凡五十四卷以為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主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授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彊也鑿齒尋以脚疾廢居于里巷及苻堅陷襄陽與道安俱獲於秦秦主與語大悦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征鎮東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爾後苻堅敗歸襄陽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未行

會卒臨終上疏幷寫所著論一篇陳自晉起繼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子辟彊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案晉書鑿齒為桓溫西曹主簿時溫有大志既平蜀召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其手問國祚脩短答曰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必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匹錢五千以與之星人馳詣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以此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日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乃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

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後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諳習主簿十二月偽秦將呂光自稱制於河右號酒泉公是歲慕容沖僭皇帝位於阿房

十年春尚書令謝石以學校陵遲上疏請興復國學於太廟之南案輿地志在江寧縣東南二里一百步古御街東東逼淮水當時人呼為國子學西有夫子堂畫夫子及十弟子像西又有皇太子堂南有諸生中省門外有祭酒省二博士省舊置博士二人梁大同中又置正言博士一人加助教理禮初顯宗咸康三年立太學在秦淮水南今升橋地對東府城南小航道西在今縣城東七里廢丹陽郡城東至德觀西其地猶名故學江左無兩學及武帝置國學並入於今處也三月蜀郡守任權斬苻堅將益州刺史李丕益州平夏四

月苻堅爲姚萇慕容沖所逼遣使求救詔太保謝安率衆救秦帝自行西池宴羣臣餞安賦詩者五十八人案地志西池吳宣明太子孫登所創謂之西苑中宗即位明帝爲太子更加修之多養武士於池内築土爲臺時人呼爲太子西池今惠日寺後池也　甲子安發自石頭五月苻堅奔五將山六月堅太子宏自長安來奔慕容沖入長安秋七月老人星見大旱井瀆皆竭太官共膳皆資天泉池八月丁酉使持節侍中中書監大都督揚荆等十五州諸軍事衛將軍太保謝安薨　安字安石鎮西將軍尚從弟

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桓彛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澈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韻調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安既去濛子脩曰向客如何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玄度支遁等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徵為尚書郎不起後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尚書以書距絶之有

司奏安被召累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每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人承言即回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時安弟萬為西中郎將摠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其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安曰丈夫不如此安掩鼻

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之心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温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祖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詔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蒼生亦將如安石何安有愧色既到温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安出温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否温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温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其見重如此尋為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頃

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受簡文顧命時桓温望簡文禪已及此疑安與王坦之等改遺詔甚怒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使召公卿伏勇士於坐將害執政王坦之甚懼安神色自若言笑折之謀竟不行初坦之與安齊名至是方知優劣温嘗以安所作簡文謚議以示坐客曰此安石碎金也及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温振威内外物情噂𠴲互有異同唯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及温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

安欲緩其事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案王彪之傳桓溫既病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歎美其文謂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乃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少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宏字彥伯少有逸才曾於牛渚夜自誦所作詠史諸詩時風清月朗宏音韻清致謝尚出為鎮西夜同渚泊尋聲曾所未聞獎歎久之遂訪問乃袁宏甚重之為桓溫記室參軍嘗著東征賦賦末悉列過江諸賢而不及桓彝人或語溫溫憾之召於幕府因游青山命宏同乘行數里而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不及吾家君宏答曰賢尊君稱謂非下官敢自專故未遑啟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命言之宏即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則宣城節信也溫泫然

安太元初進位

尚書僕射代王坦之總關中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彊冦敵境邊書續至安鎮以和靜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理人皆比之王導而文雅過之每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又領揚州刺史及帝親庶政遷中書監驃騎將

軍録尚書事固讓軍號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郎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太元八年秦苻堅率衆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乃命駕出土山墅宴親朋畢集方留玄圍棋賭别墅安常棊劣於玄玄是日有懼心便不勝安顧外甥羊曇曰以墅乞汝今俗謂檀城是也在今墅城東八里棊地圖云謂之城子墅宋時屬檀道濟謂之檀

城自興業寺過清溪東二里安遊陟至夜方還府內逮明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秦軍有驛書至時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曰小兒輩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以揔統功進拜太保既破苻堅方欲混方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荆揚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性好音樂自弟石喪遂十年不聽及登台輔朞功不廢樂衣冠效之乃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

館植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遊集餚饌日費百金世頗以此譏之安殊不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後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構安遂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而避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欲須經畧海内而歸老東山未就本志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琰解甲息徒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

門自以本志不遂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諭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詔贈太傅謚曰文靖

晉書謝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數倍安本能為洛下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以手掩鼻以斆之及至新

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因名此地為邵伯埭梁三十國春秋王珣妻謝石女珣弟珉婦即安女並以大義不終遂與王氏有隙珣數辭職珣母荀氏謂珣曰荀職非其好自可固執天下豈有不死郎謝安薨珣往哭之乃先過族凡獻之叙其哭安之意獻之投袂起曰吾所望於汝也既至安門謂曰公平生時不見此何由而來乎珣披撥彊前慟哭而退是月姚萇殺苻堅而僭皇帝位於渭北亦偽號秦九月堅子丕僭帝位于晉陽冬十月詔論淮淝功追封謝安為廬陵郡公謝石為南康郡公謝玄為康樂郡公謝琰為望蔡郡公桓伊為永脩郡公餘封進各有差十二月太白犯歲星天下大饑是歲乞伏國仁自

稱大單于秦河二州牧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僞後燕慕容垂僣皇帝位於中山

是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桓石虔卒　石虔小字鎭惡

征西將軍豁之子少有材幹趫捷絶倫從父在荆州於

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

箭石虔因急往拔得箭猛獸跳起石虔亦跳高於猛獸

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時人服之後隨伯父温討關中

時叔父沖為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沖於數

萬衆之中三軍歎息威振敵國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後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又寇淮南詔絶哭起爲奮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冠軍將軍破堅將閻震沖卒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久之命移鎮馬頭求停歷陽許之卒後追論平閻震功進爵作塘侯二月戊申太白晝見在東井夏四月代王拓拔圭始自改稱魏八月庚午詔封孔靖之爲奉聖亭侯奉宣尼祀立

宣尼廟在故丹陽郡城前隅路東南案地志齊移廟過淮水北將山置之以其舊處立孔子寺亦呼其巷為孔子巷在今縣東南五里二百步長樂橋東一里冬十月後燕慕容垂使將軍馮該追斬苻丕於東垣傳首京師甲申海西公奕薨十一月苻丕將苻登僭即帝位於隴東是歲遼東表送孫盛魏晉春秋三十卷　盛字安國太原人盛以學知名累遷位祕書監著魏晉等二國春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馬溫見言枋頭失利之過大怒盛子放叩頭於父請改之本遂兩存以正本寄於前燕慕

容雋至是始求得之案晉書孫盛子孫放字齊莊年數
歲父在荆州時庾翼子爰客俟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
在放答曰在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甚盛有兒如
此放曰未若諸庾翼翼也

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以朱序為青兖二州刺史鎮淮陰
丁未大赦天下壬子暴風發屋折木二月戊寅熒惑入
月夏四月戊辰尊夫人李氏為皇太妃六月束帛聘處
士戴逵　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

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莫不畢綜摠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見者莫不驚歎其詞麗其器妙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名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抱琴而往逵後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謹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云夫親歿而採藥不返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

也今之人可謂好遯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捨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可無察乎太元中帝連徵郡縣敦迫不已乃逃于吳吳内史王珣有别館在虎邱山逵潛往與珣遊處積旬會稽内史謝玄慮其不返乃上疏請絶其召命帝許之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為皇太子大赦天下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五日賜百官布帛各有差冬十月太白晝見於南斗

十三年夏六月旱乞伏國仁死弟乾歸嗣僞位僭號河南王閏月戊辰天狗北下有聲如雷秋八月戊子朔寧二州刺史費統奏言嘉瓠生於州界冬十二月戊子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乙未大風晝晦延賢堂災丙申螽斯百堂客館驃騎庫皆災庚子尚書令衛將軍儀同三司謝石薨　石字石奴太傅謝安之弟也起家秘書郎累遷尚書左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於淮淝先有童謡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

桓豁以石名子邀其功及堅之敗功雖始於劉牢之洛澗捷而成于玄琰然石時為都督焉竟是謝安石石奴等破苻堅遷尚書令封南康公兄安薨後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疾辭不許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追贈司空謚曰襄子汪嗣案晉書石少患面瘡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即差舐處甚白呼為謝白面而在職務存文刻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厭取譏於世

是歲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康樂公謝玄薨 玄字幼度安西將軍豫州

刺史奕之子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常戒約子侄因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垂履首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畧起家桓溫府為掾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時偽秦符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

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玄次泗口進救戴逯大破苻堅將彭超於白馬及苻堅自率渡淮玄以八千破之於淝水詔以功加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封康樂縣公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内藩朝廷後會翟遼反黎陽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

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尋疾篤苦上表乞歸詔慰勞給醫一人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上疏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輿疾之郡卒時年四十六子瑍嗣案晉書瑍位秘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瑍少不惠而靈運幼有文藻艷逸玄常稱曰我尚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初玄之會稽也吏部尚書張玄之亦出為吳興太守張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賜百日稟其沒為軍賞者悉贖

出之襄陽淮南饒沃之地各立一縣以居之龍驤將軍劉牢之討彭城妖賊劉黎於皇丘平之二月偽秦將呂光僭號為三河王是月扶南貢方物三月張道反太山太山太守向欽擊走之夏四月甲辰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六月會稽王道子移揚州理於東第七月旱甲寅雷震宣陽門四柱災冬十月己巳雨木冰

十五年春正月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三月己酉朔地震東北有聲如雷戊辰大赦天下徒囚秋七

月壬申有星孛於西北經太微三台入文昌北斗色白長十餘丈至後月戊戌入紫微乃滅八月己丑京師地震冬十月朱序劉牢之等大破翟遼於滑臺張援來降十六年春正月詔徐廣校秘閣四部見書凡三萬六千卷壬辰鵲巢太極東鴟吻二月庚申改築太廟秋九月新廟成案地志太廟中宗置郭璞遷卜定在今處事具元帝卷內及帝即位常嫌廟東迫淮水西逼路至此年因修築欲依洛陽改入宣陽門內尚書僕射王珣奏以為龜筮弗違帝從之於舊地不移更開墻埋東西四十丈南北九十丈五代仍之至陳乃廢冬十月新作朱雀門十一月江

州刺史護軍將軍永脩侯桓伊卒　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侍中長社侯伊有武幹起家累遷建威將軍歷陽太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與謝玄等俱破苻堅於淝水以功封永脩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終始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於溪素不與伊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時

已貴顯素聞繖之名便下車踞胡牀而作三調弄畢便上車而去客主不交一言時上嗜酒司馬道子專政昏亂謝安女壻王國寶諂媚於道子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國寶讒訣稍行於主相之間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時召伊飲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即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

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名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刋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桓沖卒後代沖為都督荆江十郡豫州四郡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在任數年徵拜護軍將軍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臨死為表上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詔嘉

其忠誠深以傷悼子肅之嗣三十國春秋云桓伊好挽歌羊曇善唱樂袁山松能行路時人以為三絶

十七年春正月巳巳朔大赦除逋租宿債夏六月癸卯京師地震甲寅濤水石頭毀大航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者秋七月丁丑太白晝見八月新作東宮徙左衛營案晉初太子宮在宮西雖東宮實有皇后之宮在今臺城西南角外西逼運瀆至北年烈宗始新於宮城東南移左衛營以其地作之即安帝為太子所居宮也義熙中討盧循劉裕壞其材造舟艦地在今縣東五里護身寺西在御街東也九月除南郡公桓玄義興太守

冬十一月癸酉以黄門侍郎殷仲堪為都督荆益梁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冬十二月旱自秋不雨至於是月

是歳司雍梁秦四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朱序卒　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益州刺史世為名將以征討功拜征虜將軍太和初遷兖州刺史寧康初遷為梁州刺史鎮襄陽時苻堅遣苻丕圍襄陽序固守丕率衆苦攻之序疾篤母韓氏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邪築城二十餘丈賊果攻

之人謂此城為夫人城後督護李伯護反招賊城乃沒于秦

案晉書初苻丕圍襄陽急李伯護遂密與秦軍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聞之反執伯護殺之以徇戒為人臣不忠者後苻堅南侵序隨至壽春因堅單敗而奔歸拜龍驤將軍瑯琊內史豫州刺史軍洛陽討丁零翟遼進征虜將軍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諸軍事後慕容永向洛陽序破之退追至上黨之白水尋又鎮襄陽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卒官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朔地震二月有客星在尾中至九月乃滅乙未又地震夏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等郡大水深五丈秋七月旱閏月劉牢之破妖賊司馬徽於

馬頭
十九年夏六月壬午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為簡文宣太后秋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為皇太后宮曰崇訓是歲苻登為姚興所殺登太子崇奔於湟中僭即皇帝位
二十年春二月作宣太后廟呼為小廟在今縣東二里古跡湮没 后諱阿春滎陽人也父名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

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中宗為丞相日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為夫人后及吳氏女並遊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瘦賢於吳氏女遠矣建武元年納為瑯琊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妹為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為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中宗名王褒為尚書郎以

悦后意生瑯琊悼王𤣱文帝尋陽公主咸和元年薨至是追尊之三月庚辰朔日有蝕之秋七月太白晝見太微九月有流星如粉絮東南行歷女虛至哭星冬十一月魏王拓拔圭大破慕容垂子寶于參谷是歲會稽王道子與尚書王珣連上疏薦會稽處士戴逵參侍東宮會逵病死二十一年春正月起清暑殿於華林園三月太白晝見於羽林夏四月新作永安宮丁卯大雨雹後燕慕容垂子寶嗣僞位六月呂光僭即天王位於燉煌

秋八月嵗星犯哭星九月庚申夜帝暴崩於清暑殿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常歎以為精理不減先帝既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昵狎左右殆為長夜之飲吳國内史虞嘯父性便酒帝名與飲既醉使虎賁扶之嘯父曰臣位不及扶醉不至亂不宜當此時為知言末年長星數見帝心甚惡之夜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有萬嵗天子

耶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為變者相屬曽不介意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縊暴崩時司馬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能推窮其罪帝初為清暑殿有識者以清暑反為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

集圖經武帝遊於清暑殿有一人黃衣自號天泉池神名淋岑君謂帝曰若見善待當福祐之帝怪恐拔以佩刀神怒曰君為不道將使知之因不見遂聞鼓聲之音而去帝乃請大沙門為齋夜轉誦見一物長三丈來

模經集甚怪之後帝與宮妓泛龍舟飲宴於池有慢色神乃見形拏龍舟沉帝遂溺死與今本紀

不同尋考其實則暴崩清暑殿非繆也

冬十月甲申葬隆平陵在今縣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不起墳帝年十一即位二十年年三十五諡曰孝武皇帝廟號烈宗論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邁油雲而驤首濟沉川而能躍少康一旅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既泄補穹圓於已紊事異於斯則不由也簡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

自殞於時土境西踰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荆吳戰旅嘯吒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綱紀桓沖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料軍事于是上天乃眷彊氐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予荒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受之榮初非天旨鸞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嘉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

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頽弛抑
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
符堅百六之秋棄淝水之衆帝號爲武不亦優哉

建康實錄卷九